

家屋是我們最初的宇宙

文 鄭政恆

2022年來到盡頭，2023年又如何？
來到2023年，我想到也斯先生去世十年了，過去這十年，世界轉變天翻地覆，香港是首當其衝，詩人置身其中，與市民大眾一同面對世情。

遠的不說了，近期常常聽到老店結業的消息，2022年底，我常去的基隆街源發咖啡廳結業，營業半世紀的餐廳一下子消失。消失的除了老店，老房子也在發展的洪流中減頂。

九月時，我和飲江到錦田鄉村，看看鍾國強昔日的舊居。鍾國強對我們如數家珍說明舊時事物和農家生活，養豬、燒木、打水，對現今都市人來說，實在是遙不可及。我望著鍾國強舊居中終將會消逝的舊物，想到詩人的作品已在時光中留下了記認。

莊元生的詩〈夢中的閣樓〉觸及了香港新界另一區域的發展，在詩前引了法國哲學家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又譯巴謝拉）《空間詩學》（*The Poetics of Space*）第一章的一段話，我想到《空間詩學》中的另一段話：「我們的家屋是我們在世間的小角落，誠如常有的說法，家屋是我們最初的宇宙，一個真實的宇宙，如果我們親密地看待自己的家屋，即使最破落簡陋的落腳處也有美妙之處。」（For our house is our corner of the world. As has often been said, it is our first universe, a real cosmos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If we look at it intimately, the humblest dwelling has beauty.）

有家的地方，總有家人：「有山，有水，有房子地方也可以有人。」（摘自卞之琳譯奧登《戰時》十四行詩之十八“Far from the heart of culture he was used”。）

美國詩人勞倫斯·費靈格蒂（Lawrence Ferlinghetti）1919年生於紐約，1951年定居三藩市，成為城市之光書店（City Lights Booksellers & Publishers）的創辦人，費靈格蒂已在2021年去世，也斯曾翻譯過他的詩。這一期刊出王深翻譯的六首，我最喜歡“I Genitori Perduti”，詩題指亡父亡母（“The Lost Parents”），我也動筆試譯，權作練習：

鴿白色的海鷗
在華盛頓廣場濕潤的草坪上
在清晨霧中
黃昏中的每一個小幽魂
靈魂穿越
也許從哈德遜覆蓋的河岸
越過所有寂靜的年月——
哪個是我疑似黑手黨的父親
穿著他那麼白的西裝和黑鞋
在第四十二街他的房地產辦公室
或者他所到的前枱——
哪個是我親愛的有褪色微笑的亡母
關押在遠離我的時光中——
哪個是我的大哥查理
一生都在紐約中央車站
賣信號轉換器——
還有哪個是好兄弟克萊姆
在新新懲教所最黑暗的辦公室裏大汗淋漓
當副典獄長三十年
在木製扶手椅上觀看處決
（戴皮帶和黑色兜帽）
最後他也瘋了——
還有哪個是我最親近的兄弟哈利
在遙遠的郊區裏仍是最善良和最親愛的——
我看到他們現在終於都轉向我
白色黎明中的海鷗眼睛
正要呼喚我
穿過無聲的草地

費靈格蒂詩末提到他們轉向我，轉向我的可以是家人，也可以是下接的海鷗眼睛。眼睛的視覺，轉向呼喚我的聽覺，而最後的景象是無聲的草地。外面的世界沉靜，內心有在世或不在世親人在呼喚，他們的聲音不受時空所限制，因為那是靈魂的聲音。■